

# 卖鱼湾的香案吏

徐继康

丁月湖是卖鱼湾的一个小文人，一辈子舞文弄墨，到头来连个秀才也不是。卖鱼湾也是个弹丸小地，在南通通州狼山北数十公里，但它倒是有点名气的。七百年前，文丞相为躲避元兵的追杀，从这里下海，取道南归，让南宋小朝廷又多喘了三年的气儿。后人在这建了“文山祠”，又建了“文山书院”，就是想为这块土地留下最深沉的回忆，养一养那缕气若游丝的浩然气。浩然气养不成不知道，文气却挺充沛。到了清乾嘉年间，当地出了陈十村、陈乃人、周陆舫等几位非著名诗人，黄瘦石、徐邦殿、曹星谷又到此流连不断，十尺楼、听渔馆、歇脚庐，诗城酒国，一时热闹非凡。特别在嘉庆十二年（1807），武进大学者赵怀玉来主书院，一讲就是五年，连书院周边树木都显得格外地翠绿。那时只要一说起卖鱼湾，文人们都不住地点头。

道光九年（1829），丁月湖就出生在这个又名石渚的地方。平凡的一生，使他生平记载出现多处空白，仅知道“系出双丁，学探二酉”，排行在六。“小坐清心乐有余，芬芬知是善人居。重帘正好留住客，燕寝还宜读异书。”从武林人张元恺的这首诗里，我们看出了家条件还不错，甚至可以用上雅致这个词。可以推想，丁月湖“嗜古能文章，旁及章草、篆、丹青、音律，俱极神妙，雅歌投壶，渊然彬郁”，如果家里没有些实力，哪里架得住这么潇洒，而他“歌啸自怡，不求闻达”，一副很懒散的样子。他为人爽气，字又写得不错，丁溪这个名字在当地渐渐传开了，一些名士缙绅不时与他眉来眼去，凡有雅集宴会，他往往去做一两首诗，写几幅字——有人当面喊他丁先生了。

后来，他游幕去了。少壮时总想着“游览海内名山大川，遍交当世名士，意气纵横，睥睨一切”，无奈“势与形违，身多牵绊”，如今借做幕的机会走一走，也算给自己一个交代。他曾去过哪里？有文字明确记载的，就有沪上与淮阴之游。每到一地，他参加文社，诗城拔帜，酒国酿花，座上春风，盎然可掬。再后来又回到家乡，把书斋名由“书画斋”改成了“爱吾庐”，闭门却扫，笔墨自怡。偶有朋友自远方来，喝点小酒，评几页诗稿，画一幅《鱼湾雅集图》。青春就像一支离弦的箭，沿着时间的飞船飞奔向前，丁月湖眼睁睁地看着却无可奈何。久经风尘，近年半百，是该收心了。

本以为就这样在昏黄的光线中了此一生，丁月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他的生活会被一个叫施允升的年轻人打破。有一次，他与这个比他少二十岁的小老乡闲

聊，施允升随口说时的印香炉“粗陋不可供幽赏，思欲别开生面”，这句话如施了魔法似的，让丁月湖呆坐了一下午，还时不时以指画衣，口中喃喃，神情很恍惚。施允升有些担心，谁知第二天一大早，丁月湖就拿来一张纸给他看，原来上面是他新设计的印香炉图式，果然与旧式不同。第三天，丁月湖拿来一纸，第四天又拿来一纸。此后连续不断拿出他的新图稿来，而且是“愈出愈奇”，直把小施看得眼花缭乱。

丁月湖设计的炉式，在于印香的篆模，其上有镂空的篆字或吉祥图案，无论文字还是图案，都回环连绵，贯通始终。使用时，将芸香料铺设其上，轻压实之，刮去多余，当提去篆模后，便是自具烟霞的“香篆”了。燃香时，心是走动的，香气是流动的。最神奇的是，燃最后的香灰竟然是一幅画或一幅字。

焚香啜茗，人之雅癖。当地品香的习俗颇有渊源，离卖鱼湾不远的如皋城，冒辟疆与董小宛就是个中狂热的爱好者，经常“静坐香阁，细品名香”。冒辟疆更是香炉的品鉴名家，他的《宣炉歌》是品炉中的名篇，不过他用的是宣德炉，而非熏笼式的印香炉。对于一个品香爱好者来说，对工具的考究，就同一个精于茶道的人讲究茶瓯一样，怎能用那些粗陋不堪的俗品呢。施允升无意中的一句话，让一生襟抱未开的丁月湖终于找到了此生安放的突破口，此后短短的两年里，他投寄了全部的热情与学问，共设计了一百多幅印香炉的图式。他仿佛走进风烟俱净的世界，用手指把梦中的花儿一朵朵点亮。“心刈蹊罗，手删荆棘；窈仿冰斯，字追轩颡”；“运以天机，假以人力，幻出心花，飞来梦蝶”，他记述了他对印香炉设计的良苦用心，那些文字与图饰，精心布局，无不显示他高雅不俗的品位以及对细节的沉溺与嗜好。

丁月湖找来本地的铜匠，把自己设计的炉式给他们看，请他们做出来。那些工匠们不计成本，“陶之冶之，椎之凿之”。于是，一幅幅图案变成一件件艺术品，成为文人案头的文雅玩器，成了

大家眼中的稀罕物。直到几十年后的民国，还有王东林等人在不断地仿制。缭绕的香气，唤醒了许多人心底尘封已久的诗意。

光绪四年（1878）冬月，施允升建议把这些图谱汇刻成一本书，丁月湖嘴上说何必灾及梨枣，但心还是动了。他一边向朋友索序，一边请扬州的孙月卿刻版。保召棠、潘荫东、张元恺、王定祥等人纷纷送来序文与题诗，其实石港场大使朱城的序两年前就准备好了，连布政使銜分巡江苏松太道的刘瑞芬也寄来一篇六七百字的长文，说是“使天下知君”。还有友人托杭州徐琪写序，这位未来的署兵部侍郎虽长期读书于茶肆，显然与丁月湖不熟，但还是精心做了一篇文藻华丽的骈文。朋友的热心加持，让丁月湖开心极了，他亲自为书题跋，不停地在集子里补充新作品，虽没有最终定稿，但书在陆陆续续地印。然而就在功德即将圆满之际，这位印香炉设计师与世长辞了，年仅五十，时在光绪五年的九月。世间万物往往如此，总会在你最为风光时，打你一个措手不及，留下或大或小的遗憾。好比一朵花开到最鲜艳饱满的那刻，就离颓败不远了。那施允升真是够意思，他与丁月湖儿子丁琴楼一起，把这本《印香图稿》印了出来。1905年，施允升还与同仁们一起创办了石港第一初级小学，他的名字与丁月湖同样不朽。香燃罢，总有余烟袅袅。

丁月湖没有生活在一个芳香的年代，但他用精美绝伦的器具寄寓了他的情感与意趣，为一缕缕芳香营造了一个个小世界，这不仅是一个“香家”，也是他生命投注的承载体。他生前是寂寞的，身后却是光芒四射，昔日的雕虫小技如今已成为一门显学，管劲丞、扬之水、艾俊川等著名学者都曾撰文研究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荷兰的外交官高罗佩还在他的名作《迷宫案》中，巧借印香图翻作成迷官图，打开了许多人窥视的欲望。

“读书窗下篝灯坐，一卷离骚一篆香。”也许，万籁寂静的深夜，陪伴你和文字的，就有一缕来自卖鱼湾的篆香。

上图：《印香图稿》题签和牌记。 下三图：《印香图稿》中所印“炉式”与“盖式”



初冬时节，开车去麻城山中。由二七长江桥右拐，走江北快速路，车窗外是江淮芦苇花，花林间千姿百态的乌桕树，树外就是含着天兴洲，拐向东南的长江，涌流在青天白日下。车行三十余公里到阳逻，由阳逻往北，111省道，又三十余公里，过汪集，到凤凰镇。凤凰镇在318与106国道的交叉点，由凤凰镇沿106向北又十余公里，就到了麻城市境的歧亭镇。

歧亭东临举水，西望倒水，倒水边的仓埠、李集已生缓丘，入歧亭后，大别山的余脉九螺山即完全呈现出来，果然是像九颗大小不一的螺蛳壳，扭扭转转，遥遥镶嵌在路野的旷野中。九螺山往北，是麻城以西的大胜山、管山、大雄寨、黄麻尖、五脑山，与麻城东屏风般的龟峰山、蕙兰山、五峰山等遥遥相望，中间就是宽绰抬升的举水中上游平原。所以歧亭镇与凤凰镇相邻，往西南一路可去黄陂、汉口，往东南一路可往团风、黄冈，在道路的岔口，的确是可以立“无为在歧路，儿女共沾巾”，临歧痛哭的古驿。

九百多年前，苏轼领着苏迈，即是在正月的风雪里，骑马出汴京，而周口，而潢川，由新县沙窝镇过小界岭，越河南境到湖北境，而福田河镇，黄土岗镇，中馆驿镇，宋埠镇，歧亭镇，然后去长江北岸的黄冈，将他的团练副使职务的。在小界岭上咏完梅花，一路出宋埠镇，大概就遇到了“方山子”陈慥陈季常，山坡上长啸，打望，“白马青盖”下迎，将他们父子两个团团接到歧亭，他“隐君子”温暖的家，盘桓五日才依依不舍放父子俩离去。黄州四年间，苏轼来歧亭三次，陈慥往黄冈七次，他们朝夕相处共一百多天。苏轼领着家人离开黄冈，乘船“量移汝州”的时候，众人送至慈湖（可能是黄山市的磁湖），陈慥是送到了九江。送别的路上，东坡写《歧亭五首（并叙）》，追怀他们的友情，仍念念不忘到歧亭的第一顿饭：“昨日云阴重，东风融雪汁。远林冰未解，近舍烟火温。下有隐君子，啸歌方自得。知我犯寒来，呼酒意颇殷。抚掌灯照里，绕树捉鸣鹤。佛椀器器声，蔬果照中厨。久闻葵蒿美，初见新芽赤。洗盏酌黄菊，磨刀削白肉。须臾我醉卧，坐睡落巾幘。醒时夜向隅，唧唧铜瓶泣。黄冈岂云远，但恐朋友缺。我当安所主，君亦无此客。朝来静庵中，惟见峰峦集。”他第二天早晨酒醒所见的山，大概就是九螺山。

多么好的一顿饭，足以慰风雪，慰风尘。“绕树捉鸣鹤”，哈哈哈哈哈，说不定就是季常兄顶着“高帽子”，亲自去邻居家门口捉了大麻鸭与呆头鹅，当日四川人还没有吃上辣椒，但花椒还是爱的，煮鸭烹鸡，生姜、花椒料十足，够了！雪里拔出来的白菜，长在麦田旁边，将欲出畦，肥厚多汁，踢地菠菜、头茬韭菜也不错；难不成写“萋萋满地芦芽短”的东坡兄，第一次吃茼蒿，条条素素，鲜嫩微赤，其实是在我们麻城县？年关里，猪肉腌渍沥干，冬阳下曝晒，滋味具足，切几片煎出腊猪油，以炒茼蒿，不要太美，熊白？是野熊的脂肪？是主人自己去山里打猎，猎到的，还是行商贩来的奇货？这个隐士并不穷。当然也是因为远道而来的贵客，才舍得“磨刀削熊白”。酒呢？鹅黄色的，琥珀一样的，让人见风倒，须臾醉，“漫思茶”的美酒陈酿，应该出自隔壁的杏花村吧！对对对，就是唐朝那个三生杜牧之的杏花村，他也去黄冈做过官，也走过这条光黄路，写下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”，他是借酒家的酒浇愁，哪有我们这般故人相逢灯火可亲有情

犹豫半天，终究是没有走进九螺山，消食回来，我重新发动车子北上。准备起步的时候，路边两位穿着黄马甲的村民拦住我，着急地敲车窗。原来这两位大哥，是要分发一张“致全镇冬季道路交通安全居民的的一封信”给我，信印在红靛染色的薄纸上，“农村道路狭窄弯多坡陡，客车、旅游车、校车、农村面包车、危险品运输车、货车等，一旦发生交通事故，往往是灾难性的”，没错，还有电动车，“老头乐”，这几年，我看到的乡村的交通事故，已经远远超过城市。他们要我在回执上签名，我签了，手指染上红靛，他们还要手机拍照，我也摆了一个 pose。他们满意地与我挥手告别。

遂作别歧亭，准备往宋埠去，我此行的目的地是柏子塔。暮色苍茫里我按照“歧亭一封信”的指引，小心翼翼地开车。东坡北上马南下，也要小心，106国道形形色色的车流里，骑马比开“老头乐”还危险，“平安回家是家人永远的期盼”，前方就是他一生中真正的“歧路之亭”黄冈。

舒飞康

# 歧亭记

风土记



12月初，如一个网红的段子所言，“前天是春天，昨天是夏天，今天是秋天，明天是冬天”——冷空气一南下，春、夏、秋一夜出局，断崖式下降的气温中，冬天霸凌出圈。

坦率地说，四季分明的江南，冬天是最难熬的。这个难熬主因当然是冷，亦因此，向往温暖，守得温暖，享受温暖，成为冬天里最走心的事。昔日关于冬天的几个谚语，也像冬夜里的篝火一样，在记忆中跳跃。

## 爹亲娘亲不如被窝亲

俗话说：“日半世，夜半世，吃饱睡暖头件事。”我们小的时候还没电视机，一天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，尤其是到了冬天，北风呼啸，雪花飘落，天未黑透便早早上床钻进被窝了。

说起来，那时候的床就是两根长凳搁一张竹榻，这也是我对床最原始的印记。床上的垫子，是二层麻布里塞进厚厚的稻草，早在寒潮到来前，母亲就把稻草晒得又松又干了。被子当然是棉花胎，虽然已有些年头，但太阳一晒，蓬松暖和，散发着阳光的暖香。这样的床虽然简陋，但竹榻有弹性，稻草的床垫又透气，睡在上面软拱又舒坦。重点当然还是被子，棉花胎的被子厚实又有分量，钻进被窝既贴肉且不易蹬开，保暖性牢固。

上了床并不急着睡，能做的功课还有不少。倚着床头看看连环画，与邻床的哥哥、姐姐扯扯山海经，或吃点零食，温暖的被窝就是一个福窝。当然更让人美滋滋的，是钻在被窝里听收音机。屋外的风尖锐凛冽，雨丝夹杂着雪子打得屋瓦噼噼作响，而暖烘烘的被窝里，欢快悠扬的音乐和扣人心弦的广播剧，像春天的溪流，早将寒冷和萧瑟消融在另一个时空。

忙完了家务的父母，必定是最后走入房间的。有时我们已打起了轻微的鼾声，有时我们尚未入睡。倘未入睡，父亲大多会走到我们的床前，发一声喟叹：爹亲娘亲不如被窝亲哦。父亲的喟叹像揶揄，也是自嘲。我们并不搭腔，心想：“总是父母亲吧？”

父亲是个细心的人，对我这个么儿又特别上心，不管我入睡与否，他都会走到我的床后掖一掖被角，然后又一句自言自语：头冻清醒，脚冻伤心，脚暖和最重要。

若第二天是星期天，或正在寒假里，我会久久赖在被窝里不起床。母亲喊过几声，见迟迟没动静，便端一碗泡饭来到床前，一边没好气地说：爹亲娘亲不如被窝亲啊！我接过泡饭，朗朗回答：知道知道，被窝亲也是爹娘给的。

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亲情是我们得以成长的最好营养。

## 三层单不抵一层棉

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，穿衣是个大问题，也是最节省的地方。而在呵气成霜的冬天，最重要的就一个字：暖。

与暖对应的自然是厚。记忆当中，从11月下旬开始到第二年的4月，棉袄、棉裤、球衫、球裤等厚的衣裤就一直不离身的。“三层单不抵一层棉”，这是共识，也是普遍的践行。而相对于

厚的棉袄、棉裤等，单的棉毛衫裤、衬衣裤等更是稀罕物。一句话：你想单也单不了。

先讲一个单的内衣的故事，发生在我妻子身上。

妻子是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才第一次穿上棉毛衫的，而此前冬天的内衣不是穿小了的外衣，就是用白坯花其布自做的。白坯花其布做内衣需染色（内衣忌漂白），这染色也是自家买了颜料放入铁锅中一煮，然后晾晒就完成了，并没多少技术含量。一天她玩耍回来换内衣，刚脱掉，一旁的奶奶吓了一跳，只见妻子一背脊都是淡蓝的乌青。妻子也吓得哇哇大哭，一背脊的乌青还有命？奶奶毕竟老道，冷静下来后用毛巾一擦，那些乌青都不见了。原来是染内衣的蓝色染料褪色造成的。

与“一背脊的乌青”相类似，“新阿大、旧阿二、破阿三”，特别是冬天的棉袄、棉裤，既是那时穿衣的常态，也是约定俗成的传统。我上面还有一个姐姐、一个哥哥、排行老三，因此也深得“破阿三”的个中滋味。记忆中，直到上初中前，我一直没有自己的棉袄、棉裤，都是穿姐姐、哥哥的。小学四五年纪时，十一二岁的少年郎也有了爱美之心，一天上学要开运动会，我死活不愿再穿姐姐穿过的花棉袄。“三层单不抵一层棉啊。”母亲好说歹说掣不过我，我终于穿了一件内衣、一件哥哥穿

过的球衫加一件外衣上了运动会。结果没吸引同学的眼球不说，因受寒晚上还发起了高烧。

物质决定意识。看到当下年轻的小伙、姑娘们在大冷的冬天，一件打底衫外套一件羽绒服的装束，我总情不自禁想起“三层单不抵一层棉”的话，也忍不住为他们担心：可别冻坏了。

## 冬天戴顶帽，胜过一件袄

这是西北风肆虐的早上，我们上学或出门时父母的叮咛；也是避风的墙角，晒太阳的老人偶尔的唠叨。

经济条件的拮据，加上又以御寒为目的，帽子的样式、厚薄和材料五花八门。单有的绿色的军帽、劳动布的工作帽、帆布的披肩帽，厚的有手织的线帽（女同学戴为主）、蓝黑的棉帽、呢的旧式礼帽等，最牛气的当然是有海虎绒的护耳可以翻下来的军棉帽。上课的铃声一响，昔日齐刷刷的黑发不见了，熟悉的脸孔也陌生了，那五花八门、厚薄薄薄帽子，就像开帽子的展销会。也有少数同学不戴帽的，不管是不愿戴还是没帽子，那股抗冷的劲，还是挺让人佩服的。

“冬天戴顶帽，胜过一件袄”，帽子毕竟不是衣服，所以对我们男同学来说，帽子还有一个作用——充当游戏和捉弄人的工具。下课的铃声响起，

某位正安心做作业的同学头上的帽子突然不见了，他正愣怔间，看见自己的帽子正在同学间抛来抛去，于是急急起身去追去夺，那帽子在教室里却飞得更快了。

还有一个惯常的节目，就是查看绿军帽的真伪。大凡有一个同学戴了一顶单的绿军帽来上学，不管是旧是新，我们必做的动作就是查看真伪。真的绿军帽，帽舌反面的布不是一整块，而是有一块或大小小的三角布拼接而成。若帽舌反面没拼接这块三角布，那这顶绿军帽肯定是仿制品，哪怕这位同学说得天花乱坠，我们都嗤之以鼻。

绍兴地域乌毡帽是特产，这形状像一只大窝窝头的乌毡帽，既能御寒又能遮阳，还可挡雨。但乌毡帽大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才戴，而且那时候我们也很少能看到乌毡帽了。一年冬天，班上的一位同学突然戴了一顶乌毡帽来上学，这下可热闹了，大家传来传去的你戴一下、我试一，还扮各种鬼脸，直到上课铃响过了很久还静不下来。板着脸在讲台上站了好一会儿的老师知道了原委后，倒没有多说什么，而且仍然允许这位同学戴了乌毡帽来上学。

这位老师是开明的，我也不知道他是否听说过发生于我们本地的著名的“乌毡帽事件”。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，享有“北南开、南春晖”之誉的春晖中学。一天上体育课，一名叫黄源的学生戴了乌毡帽来上课，任课的老师让黄源摘了乌毡帽，黄源坚持不摘，双方起了争执。此事引起学校新旧两派教师的纷争，旧的一派以“目无师长”要开除黄源，新的一派以“尊重个性自由”要留住黄源。结果夏丐尊、匡互生、刘薰宇等不少新派的教师离开春晖中学，到上海办了立达学校。一时名师云集的春晖中学由此进入转折期。

“冬天戴顶帽，胜过一件袄”，帽子毕竟不是衣服，所以对我们男同学来说，帽子还有一个作用——充当游戏和捉弄人的工具。下课的铃声响起，

# 关于冬天的谚语

陈荣力

2023年12月16日，孝感市农四村



「文汇报」  
微信公众号

2023年12月26日